

葛亮



七

Seven Voices

王
題
聲
耳



中国小说学会“中国小说排行榜” 首届“香港书奖”“香港艺术发展奖” 台湾“诚品好读”年度荐书

作家出版社

葛亮

Seven Voices

七聲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声/葛亮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1.3
ISBN 978-7-5063-5801-9

I. ①七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7003 号

七声

作 者: 葛亮

责任编辑: 冯京丽

装帧设计: 永真急制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 × 210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10.25

版次: 2011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5801-9

定价: 2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Seven
Voices

王世襄題



一均之中
有玉玦聲

間有玉玦聲

【推荐序】

葛亮的感觉

韩少功

自“感觉”一词受到作家们全心尊奉，很多感觉专家大为放心了，也大显身手了。捡到篮子里都是菜，幻觉，虚拟，胡言，酸腔，滥情，啰唆话，瞎比喻，三流格言，再挂几个摆谱的洋地名洋人名，只要出自自我心就无不入文，自选动作想怎么来就怎么来，反正都能享有时代的批评赦免权——你怎知道我不是这样感觉的？

只是如此的感觉一旦高产，很多小说里倒是人影日渐模糊，出场的张三李四都成了纸人、塑胶人、电子图谱人，彼此雷同，相互复制，一个比一个更轻浮无根，淹没在词语的狂欢里。在这里，感觉似乎是丰收了，但没有人物，没有鲜活的人物，没有结结实实面目各异的人物，这样的感觉过程是不是舍本求末和避难就易？

这还算不算感觉？

在我看来，《七声》是真正感觉力强大的小说。《阿霞》一篇，一个“缺根筋”的女孩，一种坚强、美丽、充满隐痛的人生，被多少人排除在感觉之外，却在葛亮的纸面上呼之欲出，其变化多端的形态和细致入微的内心，被高精度地感受、捕捉、显影、强化，并且

最终给予简洁的表达。这种得心应手的造型笔墨，饱含着清新欲滴的感觉，只是它指向他者，不光是指向自我；指向贫贱，不光指向奢豪；指向本真，不光指向流行——从而与传媒中大量的无病呻吟拉开了足够的距离。给这篇小说戴上一顶“底层文学”的帽子当然不算太难，但这显然不足以描述它在我们心里的打击和震波。这个作品对一般政治和道德立场的超越性在于，它昭示了一个人对艺术的忠诚，对任何生命律动的尊崇和敬畏，对观察、描写以及小说美学的忘我投入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是这个时代感觉僵死症的疗治者之一。诸多“人已经退场”、“个性已经消亡”、“创作就是复制”一类的后现代大话，都在这一位年轻小说家面前出现了动摇。

葛亮并没有神话弱者的狂热，这从他对《阿霞》结局的处理看得出来。他也没有丑化弱者的阴冷，这从他对各种小人物善良心地的小心掘取和珍藏看得出来。他对阿霞那位弟弟的寥寥数笔，颇有一股狠劲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其实处处点穴，把一个被现代教育毒害颇深的小资人士，一个充满欲望野心的当代版于连，刻画得入木三分，表现出作者的伤感和忧思。但作者对价值判断十分谨慎和节制，或者他在自己收获的各种感觉信号面前常常不免两难。这有什么不对吗？其实，感觉就是这样一种东西，小说就是这样一种东西。它们总是多义的、开放的、超越的，引而不发的。它们恰恰是以拒绝价值独断的方式来传达自己强烈的价值主张，是以犹疑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坚定——因此永不可被概念与逻辑所替代，又与人类其他精神成果互为呼应。

在这一点上，《七声》堪称不可多得的范例之一，作者的少年成熟令人惊叹。

【自序】

他们的声音

葛亮

大约两年前，在四川的嘉绒藏区。当地如中国内地多数正在开发中的旅游区一样，经历着看得见的变革。山民们面对生活的机遇，有了希望与冲动，虽然对如何把握并不得要领。他们在路边拦住游客，小心地用汉语表达了做生意的意图，面对你温和或粗鲁的回应，他们不变初衷。我们在一家银器店的门口，遇见一个藏女，赶着几匹当地的矮马。她告诉我们，要去著名的景点大海子，要行过崎岖泥泞的山路，非人力可为，希望我们能租借她的马。她说完这些，态度羞涩地低头，似乎在提出一桩不合理的要求。我们同意了。上山路上，地形如意料中陡峭，马踟蹰而行。藏女赶着一匹幼驹，负载着我们的行李。路程到了将近一半，突然遭遇山里的雪暴。马匹无法前进，我们只有在一处避风的地方休息。就在等待中，天光黯淡下来，气温骤降。有旅伴窃窃抱怨。夜色渐浓，终于有了小小的躁动。这时候，我们看见，藏女悄悄卸去幼驹身上的重物，将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，给它裹上。然后倚靠着马鞍，轻声吟唱起一支歌谣。听不懂内容，但辨得出是简单词句的轮回。这歌谣

安谧静和，令人恢复自制。后来，我们在半山找到一间牧人的小屋，度过了寒冷的一晚。风停雪住，在温润的高原阳光里，我们看到了墨蓝色的大海子，也记住了这个叫英珠的女子和她的歌声。

这样的声音，来自这世上的大多数人。它们湮没于日常，又在不经意间回响于侧畔，与我们不弃不离。这声音里，有着艰辛的内容，却也听得到祥和平静的基调。而主旋律，是对生活一种坚执的信念。因为时代的缘故，这世上少了传奇与神话。大约人生的悲喜，也不太会有大开大阖的面目。生活的强大与薄弱处，皆有了人之常情作底，人于是学会不奢望，只保留了本能的执着。

这部小说，是关于生活的七宗。有一些人，在缭绕的人间烟火中渐渐清晰。审视他们，虽于我并非新鲜的经验。然而，落笔之际，仍出自己意表。他们的人生，已是水落石出的格局。经年的快与痛，此时此刻，已成一波微澜。

他们在我身边一一走过，见证了岁月的变迁。我愿意步履我的成长轨迹，用一双少年的眼睛去观看那些久违的人与事。目光所及，也许亲近纯净，也许黯然忧伤，又或者激荡不居。但总有一种真实。这种真实，带着温存的底色，是叫人安慰的。

他们是一些行走于边缘的英雄。

“一均之中，间有七声。”正是这些零落的声响，凝聚为大的和音。在这和音深处，慢慢浮现出一抹时代的轮廓。这轮廓的根本，叫做民间。

此书付梓，间中种种，令人感念。

感谢我已故去的祖父葛康俞教授，为我树立了为人文为文的尺

度；感谢祖父挚友王世襄先生，以耄耋高龄，为《七声》题写书名及扉页文字；感谢我的家人与朋友，由衷的关爱，见证了这部小说的诞生；感谢我的编辑与各位出版社的同仁，于岁除之际，为此书所付出的辛劳。

这些声音是献给你们的。

（香港，己丑年）

给毛果
及这时代的孩子们

CONTENTS
目 录

推荐序：葛亮的感觉 韩少功 / I

自序：他们的声音 葛亮 / III

琴 瑟 / 1

洪 才 / 15

泥人尹 / 43

于叔叔传 / 69

阿 霞 / 121

安的故事 / 155

阿德与史蒂夫 / 181

老 陶 / 213

英 珠 / 237

威 廉 / 259

拾岁纪（代跋） / 295

附录：命若琴弦——葛亮《七声》 张瑞芬 / 320

外公外婆金婚的时候，父亲请相熟的书法家题了一幅字，“琴瑟酥同”。

对外公外婆的身世，父母从来缄口。后来，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鳞半爪。外婆的父亲大约是个豪绅，据说是颇能干涉些地方事务的那种，抗战时，又给政府捐过飞机的。

后来各种运动中，自然都落不下好。可是前几年修地方志，又成了当地最早的革命民主人士，彪炳史册了，甚至还印了些挂历来纪念。所以胡先生说得没有错，历史是随人打扮的小姑娘。所谓历史人物，更落到了陪房丫头的结局。

外婆是家里正出的小女儿，成人时正值家中的多事之秋。结婚那天，父亲溘然长逝。

外婆至今仍有些耿耿于怀，好在一个大家的小姐，婚结得那样潦草。外婆说到这些，就会去抚摸那张硬木的八仙桌。这桌子是她的嫁妆。本该是一堂红木家具，硬是给一个坏心地的庶出兄弟给换掉了。不过雕工和漆艺倒还很精细，所谓减料却未偷工。新婚燕尔之际，外婆竟没察觉。几年以后，外公不留神说了出来。事隔多

时，外婆还是禁不住羞恼，埋怨外公不早些说。外公就笑道：那时说，怕你心里会难受。细细想想，外婆就有些感激，外公的确是宅心仁厚的。

外公是个外来的女婿。早些年和叔父南下做生意，成家之前，大半个中国，居然也都走遍。外公又是极聪明，直到现在，还讲得出一口地道的上海话、宁波话。学起马三立，天津话几可乱真。广东话也听得出子丑寅卯，我在南方呆了几年，亲戚们玩笑着怂恿我说些粤语，外公听罢仍能指出不地道之处，让我汗颜。

外公的母亲，姓孟，是外公的养母。母亲说太奶奶是孟子的N代嫡亲孙女，存有家谱流传。我见过照片，老太太极严厉的模样，据说在世时就很有家长的气魄，说话做事斩钉截铁。外婆虽有些脾气，对这个婆婆也是言听计从。太奶奶对孙辈却十二万分的和善，尤其对母亲这个长孙女，更是视若珍宝，毫无弄璋弄瓦之别。母亲现在忆起，仍语带哽咽。说老奶奶卧床数年，有天突然神思不清，气若游丝却久不肯瞑目。直到母亲放学归来，她大叫一声孙女的乳名，用力握住母亲的手，这才走了。老奶奶身体冷了下来，手却握得越发紧。大人们想把祖孙俩的手分开，竟没有办法。母亲说，让我陪陪奶奶吧。两只手握了一夜。第二天清早，外公说，妈，楨儿去上学了，太奶奶的手竟就松开了。太奶奶说过，楨儿是要做女状元的。就为了这一句话，母亲在最难的时候，上山下乡，也没放弃过读书。恢复高考后，硬是凭着往日的底子考上大学。这在老三届里是极稀有的。

外公外婆一共生了三女一儿，除了母亲稍稍抓住了些繁华的尾巴，舅舅姨妈们却都是跟着家庭经受过不少苦处的。熟识的都说，

张老师这辈子值了，四个儿女，有钱的有钱，有学问的有学问。外婆当面笑着应付，背地却总有些忿忿，说要不是这运动那运动，我们家里还要好呢。外公就说，太太，知足常乐，知足常乐。

对于外公外婆年轻时的种种，我所知甚少。不过对他们的性情，我却很熟悉。我们表兄弟四个都是在外公家长大。堂屋里那张很大的春凳，也是外婆的陪嫁之一，夏天睡过四个胖小子，赤条条一字排开，着实让人眼热。孙辈皆为男丁，也是外人羡慕的对象。外婆却又不以为然，说人家没见识，哪里有孙女贴心。

外婆笃信血统论，高兴不高兴起来都叫我小蛮子。父亲也是个外来的女婿，真正书香世家出身，可惜早年失怙，如父长兄又被错划成了右派。大学毕业后，父亲从南方省城分到苏北工作，在当时是有些被发配的意思。又过去了几年，其时母亲尚待字闺中，在个人问题上却犯了才女的通病，一览众山小，听凭韶华蹉跎，视追求者若无物。外公外婆却知婚姻大事任性不得，终于落了媒妁的俗套。有人就说文化馆有个南方的小伙子，省城大学毕业的，人又很厚道。

父亲不通世故，空着两手到了外公家。谈起话来，外公却觉出这年轻人谦和有礼，不似时下青年志大才疏，心里就有些欢喜。父亲走后，外婆就说，蛮子就是蛮子，又是满口学生腔。母亲喃喃道，要不是个蛮子就好了。说完想起不妥，脸红了一下，全家就有些懂得母亲的意思了。

父亲成了外公家的常客，唯有外婆对他淡淡的，他也不觉。周末大家闲坐，外公养的猫从暗影里走出来，在阳光底下伸了个懒腰。父亲掏出钢笔，信手在香烟壳上勾了几笔，一只小兽跃然纸

上。外婆看后禁不住笑了，说这倒是很有趣。父亲就受到鼓舞，把平日所作都拿给外婆看。依父亲的性情，想来这样倒不是为了讨好丈母娘，却更似他乡遇知己，所以美芹十献。外婆翻看着，问父亲一张粉彩的小画是什么。父亲就答是西斯廷圣母，他九岁时临摹下来，现在留作纪念。外婆顿时觉出了这青年的不凡，这才想起细细问起父亲的家世渊源。父亲就一五一十地作答。外婆越发惊异了，想这孩子如此的出身，比自家是只强不弱的。再一转念，看父亲现在孤身一人，落到如此境地。心中就生出些悲悯，叹了口气。父亲为人单纯，以为外婆是对画作有了批评，忙问：不好么？外婆也赶忙答道：好，好。

以后，外婆对父亲的慈爱竟胜过对其他儿女。她偶尔也教父亲当地的方言，也笑着学几句父亲的蛮话，暗暗地就为母亲备下了嫁妆。

我出生时七斤六两，是个真正胖大的孩子。父亲的朋友就说是南北血液混合的优良品种。父亲调回省城，母亲随着去进修。外婆就把我揽在怀里，有些慷慨地说，这孩子我给你们带。带我并不容易，那时外公外婆尚未退休，好在家里有个小姨，却没有带孩子的经验。我吃得很多，早上要消耗两瓶牛奶。外公天擦亮就去很远的地方取奶，热奶的时候，自己先打起瞌睡。外婆授课的学校在离家不远的地方，常常上完一节课，就跑回家里给我喂奶，再小跑着赶回去上下一节课。

我四岁半的时候出水痘，外公外婆都慌了神。外公骑着自行车到黄河故道的边上转悠，到处找刚刚生芽的柳树枝。找到了，就求人给打下来。嫩柳枝煮鸡蛋，是个偏方，我吃了后，水痘果

然就退了。

现在想来，五岁的时候，外婆就开始把我当神童培养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算是辜负了老人家的期望。外婆培养我，用的是私塾的办法。每天要描红大字小字若干页，每天背唐诗若干首。我记性不错，却是个不求甚解的。直到考小学，还以为“篱落疏疏一径深”是关于某个叔叔的轶事。不过当时出口成诗，已经让主考的老师大跌眼镜，小出了一回风头，这都是后话。

外公外婆后来都退休了。

外公又被一个纺织品公司聘了作经理。其实是个闲差，因为外公德高望重，坐在位上用来服众的。公司有时请外公给员工做些思想工作。外公又是认真，有次带了个年轻人回家来谈话，这个青年据说是私拿了些公家的财物。虽然外公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那青年却不领受，话不投机，突然说了一句：外国有个加拿大，中国有个大家拿。一向温文尔雅的外公就有些动了气，说如果大家都来拿你家的东西怎么办云云。年轻人离去的时候，神情上是悻悻的。外公还在自说自话，说有些事情是原则问题。外婆就有些怪外公，说老了老了，跟小孩子一般见识。都退下来了，在人家嘴里还落不下好了。外公就长叹一声，不说话了。

外婆退下来那年，政府搞土地开发。外公家的独院子被划进了征地范围。全家就开了个会，舅舅是坚决反对搬迁的。其实谁也是老大不情愿。尤其是我们表弟兄四个，都在这院子里长大的。虽说离开了，这院子还是我们的百草园，这一搬一拆，将来朝花夕拾就没了地方。外公想了一夜，对全家说，还是响应政府号召吧。谁都

知道其实心里最痛的就是外公，光是东厢房门口的那棵养了几十年的大月季树，当年上过地方电视的，就够让人舍不得。

终于还是搬了。院子拆了，后来我去凭吊过一番。原地建起了一座星级酒店，设计得不见得好，和政府的理想应该有些出入。

老街的居民被政府一锅端到了新建的住宅小区。小区离市中心远了，却是滨湖的。环境还不错，适合老年人颐养天年。外公就有些自得，对外婆说，老伴你看，焉知非福，焉知非福。外婆却很不习惯，以前在市里的时候，几十年的老友，都是知心的，现在却断了交际。再一层，由于是整街搬迁，所以引车卖浆者流，吆喝煎饼果子卷大葱的，都在楼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了。大家都对外婆客气得很。外婆却觉出这热热闹闹里，她是顶孤立的一个。有一天，外婆买菜回来，在楼下小卖部门前看见一伙老太太打麻将。外婆打了个招呼，却又慢下脚步，多看了几眼。就有个老太太站起身来，说，张老师，来打一圈吧。外婆忙摆手说自己不会。老太太却有些热情似火地把她拉到跟前坐下，说好学得很。麻将本不难学，加上外婆聪明，几圈下来已经很上手。老太太们开始还让着，有些扶上马送一程的意思。及到后面，发现外婆已经后来居上了，又是特别擅摆清一色，常常有出人意的创举。彼此融洽了，老太太们就经常敲家里的门，有时是叫外婆打麻将，有时就送来些自己做的家常吃食。外公发现家里不如之前清静了，可是看到外婆的脸色一天好似一天，心里也暗暗欣喜。后来外婆耳里传过些话来，说有个老太打麻将打得昏天黑地，有些过分了，就被儿子骂。她就回嘴，说楼上张老师能打，我怎么不能打，人家还是某某的闺女呢。外婆知道了有些委屈，觉得自己被利用。外公就劝她。再后来老太太们觉得打